

禅真逸史

①

〔明〕清溪道人 编次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禅真逸史》，现存有明朝天启年间杭州爽阁主人履先甫原刊本，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有藏。清初文新堂刻本，上海图书馆有藏。卷前题“新镌批评绣像通俗奇侠禅真逸史”，署“清溪道人编次，心心仙侣评订”。书前有“凡例”八则，每卷后有心心仙侣、笔花居士、西湖渔叟、烟波钓徒等人的总评。后世石印本又改名为《残梁外史》、《大梁野史》、《妙相寺全传》等。

全书依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分为八卷，共四十回，四十八万余字。

编次者清溪道人，一般认为是明末的方汝浩，他是洛阳或郑州人，寓居杭州。生平无考。其作品除本书外，尚有《禅真后史》、《扫魅敦伦东渡记》。

故事叙写东魏镇南将军林时茂，因惩治奸相高欢之子高澄，避祸出家，法号澹然。后历尽艰险逃至梁朝，在妙相寺

泮真逸史

担任副住持。寺中住持钟守净奸淫妇女，澹然屡劝其改过，钟守净不仅不听，反而暗害澹然。澹然逃至武平，被捕入狱。都督杜成治助其脱狱，逃回东魏。事情洩露，杜成治被抄家，惊恐而死。遗有一子，取名伏威。

澹然逃至广宁，遇褚真人，授其秘录三卷，精心修炼，武艺超群。绿林好汉苗龙、李秀、薛志义等为澹然不平，一起打入妙相寺，放火焚烧，并杀死淫僧钟守净。官兵围剿山寨，李秀、薛志义阵亡。澹然收苗龙为徒，扶养薛志义之子薛举和杜伏威。伏威与薛举、张善相义结金兰，俱拜澹然为师。

伏威返乡祭祖，途中得仙人指点，获得神仙秘术。归家后，听说族叔遭乡中恶豪欺压，遂设计惩戒恶豪。不料反被小人诬告，叔侄双双下狱。伏威率众囚越狱，得到薛举的帮助，击退了追杀的官军，并乘胜杀奔梁朝，大败梁兵。

时逢政局更迭，南朝经过侯景之乱，陈霸先登位，代梁建陈；北朝的东魏内禅高洋，建立齐朝。杜伏威攻下齐的延州府城，自封为元帅，得府县，占朔州，杀死仇人，祭奠父亲。

张善相得到澹然所授的三卷天书，精心研读，深通兵法，熟谙天机。他偶遇齐都督段韶之女瑛琳，二人私订终身。后来杜伏威、张善相、薛举于朔州会聚，起兵反齐，大军直抵都城。段韶率齐兵来救援，伏威与之大战。当得知张善相已与瑛琳私订终身，杜伏威等即接受招安，解甲臣服，随段韶回朝。后主皆赦其罪，并各封显职。杜、张、薛三人为官清正，励精图治，铲除民害，把辖地治理得民富政平。

十年后，齐亡周兴，杜伏威据地称王。澹然回峨眉山修

心养性。后周数易其主，隋文帝起而代之。杜、张、薛三人归顺了隋朝。不久，隋亡唐兴，三人蒙仙人指点，看破红尘，俱弃家学道，归隐山林，与澹然俱证上仙。其后人降唐，得到封赏，安居乐业。

这部小说融历史与虚构为一体，汇神魔与真人为一炉，聚英雄与绿林于一书，兼有三者的特点。全书演述南北朝时事，书中许多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如高欢、高澄、侯景、朱异、和士开等人。而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薛举、杜伏威、张善相等都是著名将领，新旧《唐书》皆有传；而澹然、钟守净则为虚构。前半部与史实大致相近，后半部则远离了史实，就这一点说来，本书可谓一种变体的历史演义小说。

如果从书中描写澹然得天书、会仙术，杜伏威等人也得到仙人指点，以及神仙斗法、幻术迭生等处来看，本书又具有神魔小说的特点。

如果从澹然等打抱不平、锄恶去奸，以及杜伏威等与绿林好汉结交等处来看，本书又与英雄传奇相仿。

全书的主调是抑恶扬善，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中的淫秽、荒诞描写自然不足取。本书对佛教僧人的批判相当严厉，有些词语段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在崇尚佛教的清朝自然不能容忍，再加上书中时有淫秽、诞妄的描写，所以多次遭到禁毁。

(吕庆业)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1)
第 二 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15)
第 三 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丘县尹荐贤礼释	 (30)
第 四 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安平村苗二设谋	 (43)

祥真逸史

第 五 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淫僧梦里害相思	(55)
第 六 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	(72)
第 七 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淫妇奸僧双愿遂	(89)
第 八 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108)
第 九 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逃灾难澹然遇旧	(127)
第 十 回	贪利功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	(142)
第 十 一 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武平郡杜帅访信	(156)
第 十 二 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守净狼心验枕骨	(170)
第 十 三 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长老借宿擒怪物	(190)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正夫纲义激沈全	(210)
第十五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奸党凤尾林中箭	(227)
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定埋伏陈玉麀兵	(241)
第十七回	古嵎关噉守存孤 张老庄伏邪皈正	(257)
第十八回	梁武帝悔谏纳降 虞天敏感妻死节	(279)
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梁武幽囚甘饿死	(298)

下 册

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阿丑书堂弄师父	(313)
第二十一回	窃天书后园遣将 破妖术古刹诛邪	(331)

祥真逸史

- | | | |
|-------|--------------------|-------|
| 第二十二回 | 张氏园中三义侠
隔尘溪畔二仙丹 | (353) |
| 第二十三回 | 清虚境天主延宾
孟门山杜郎结义 | (373) |
| 第二十四回 | 伏威计夺胜金姐
贤士教唆桑皮筋 | (386) |
| 第二十五回 | 遭屈陷叔侄下狱
反围困俊杰报仇 | (402) |
| 第二十六回 | 山径逃踪锄秃恶
黄河访故阻官兵 | (418) |
| 第二十七回 | 计诈降薛举破敌
图霸业伏威求贤 | (434) |
| 第二十八回 | 汤府丞中计败兵
杜元帅纳言正位 | (449) |
| 第二十九回 | 轩辕庙苏朴遭擒
延州府伏威遇弟 | (461) |
| 第三十回 | 沈兰劫寨陷全军
牛进迎街惩大恶 | (476) |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报仇沥血祭先灵 释怨营坟安父骨	(491)
第三十二回	张善相梦中配偶 段春香月下佳期	(512)
第三十三回	计入香闺贻异宝 侠逢朔郡庆良缘	(532)
第三十四回	兽相破法斩冯谦 士开解围推段帅	(551)
第三十五回	元帅兵陷苦株湾 众侠同心归齐国	(566)
第三十六回	双玉人重逢合卺 三义侠衣锦还乡	(581)
第三十七回	罗默伽肆凶受戮 尹氏女尽节还魂	(601)
第三十八回	土地争位动阴兵 孽虎改邪皈释教	(614)
第三十九回	顺天时三侠称王 宴李谔诸贤逞法	(632)
第四十回	禅师坐化证菩提 三主云游成大道	(651)

第一回

高丞相直諫辟邪
林將軍急流勇退

詩曰：

魏帝逃禪建法幢，諸臣媚主激忠良。
縱橫鐵騎人難敵，婁直金盞氣莫當。
不肖游田殘稼穡，英雄肮脏厲剛腸。
急流勇退真豪傑，樂道逍遙云水鄉。

話說梁武帝即位以來，酷信佛教，崇尚虛無，長齋斷葷，日止一食，輕儒重釋，朝政廢弛。至天監十六年，詔：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今後皆以面易之。識者知其為廟不血食，遍處建立寺廟。改元大通，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錢億萬贖之。

後賢有詩讥之曰：

梁武不知虛寂道，却于心外覓真禪。

弑君篡国皆甘忍，煦煦求仁奚裨焉？

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正月，敕禁城内造一大寺，名曰妙相寺，极其壮丽宽敞。颁诏天下文武官员，荐举才德兼全高僧二员，为本寺正副住持。消息传入东魏来时，魏主临朝，闻奏梁主建寺招僧，舍身作善一身，暗暗称羨，问侍臣道：“朕亦欲洛阳城外效梁主所为，也创一个大刹，筑起浮图，召高僧广行法事，上祝皇太后圣寿无疆，下亦可祈黎民之福。卿等以为何如？”众臣等一齐俯伏赞扬道：“陛下立此善愿，上延圣寿，下庇苍生，乃天地仁孝之心也！”魏主大喜，颁诏工部知道，择日兴工。朝内大小官员，见了旨意，尽皆不悦，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议此事。

却说渤海王乃是东魏大将军左丞相，姓高名欢，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有功，故封王爵，赐袞冕、九锡、剑履上殿。当下众官员见了高欢，礼毕，共禀此事。高欢低首无言，沉吟半晌，正与决不下。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高声禀道：“皇上新登大宝，众心惶惶，正宜澄心窒欲，求贤礼士，宵衣旰食，以副民望，以保金瓯。今乃不明君道，反信异端，建寺筑塔，劳民伤财，甚非治体。主公为朝廷柱石，若不极言谏阻，则社稷险危，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众官视之，却是镇南将军林时茂也。

这将军身长八尺五寸，碧眼虬须，状貌魁伟，膂力绝伦。猿臂善射，箭不空发，使一枝方天画戟，无一个对手。能骑劣马，上阵如飞，立性鲠直，临事不苟。妻戈氏，甚相恩爱，早亡，誓不再娶。昔曾随高欢出征，与尔朱世隆大战。高欢兵败，尔朱世隆率军赶来，林时茂匹马截住。世隆

第一回

部下六员健将：岳铭、程廷锡、王骄、陶钊、尔朱世宁、尔朱敬，一齐来战。林时茂独战六将，一戟将尔朱敬刺死回阵。五将愤怒力追，林时茂又回身一箭，将程廷锡射于马下，翻身又战四将。尔朱世隆在土山，指麾众军重重围裹。林时茂撤了四将，一马奔上土山，势如猛虎之入羊群，无人敢当，被他直杀上山顶。尔朱世隆措手不及，林时茂箭到，早中左足，翻身落马，众将校拼死救出。四将亦不敢恋战，救护主将而去。因此高欢得脱大难。班师之后，重加擢用，升为镇南将军，参赞军务。次后屡建大功，不能尽述。

当日高欢听了林时茂之言，心下大悦，道：“将军所言，甚合孤意！明日早朝，必当面禀皇上。如不听孤言，只索挂冠而去。”众官俱各欢喜，散讫。

次日魏主临轩，百官齐集，有诗为证：

龙烟日暖紫重重，宣政门当玉殿风。
五刻阁前卿相出，下帘声在半天中。

文武臣僚皆随着渤海王高欢，朝见已毕。高欢俯伏金阶奏事，魏主令内侍扶起。钦赐坐下，其余宰臣侍立丹墀。高欢道：“臣昨见圣谕，欲建寺筑塔，延召僧众，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魏主道：“皇太后年高多恙，朕欲创寺召僧，广修善事，为太后祝寿，以尽人子之心耳。”高欢道：“陛下为皇太后祝寿，此乃尧舜之心。但寿算在天，非释氏所能延；孝道在人，亦非佞佛所能尽。皇上聪明睿智，岂不闻帝王之孝，有虞舜可师，文武可法；布衣之孝，有圣门曾闵，贤士奇莱。皆未尝泊佛修行，以为善事。若夫持斋诵佛，造寺收

禅真逸史

金，乃异端惑民之术，非圣主所宜留心也。若尊释教以为孝，则舍本而务末矣。”魏主道：“朕闻藏经有云：‘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往生静土，能超万劫。’又云：‘帝王相继以治天下，皆缘罗汉托生。’可见佛力无边，为三教之首。相国反言其疑端惑民，恐非确论。”

高欢道：“陛下身登九五，务要清心寡欲，亲贤远佞，成就圣德。何故信此虚浮妄诞之教，以为修善也？必有奸党蛊惑圣聪者，臣请为陛下解之：夫佛氏崇尚虚无，绝灭人伦，悖逆天理，误天下之苍生者也。人禀阴阳之气，则生生化化终始不穷，理所必有。假令尽皈佛法，则灭而不生，人无遗类，成何世界？世俗子女难育，故借佛老之教以冀延旦夕之命，出乎不得已，谅非其本心也。虽云披缁削发，而男女之欲人孰无之？不能遂其所愿，轻则欲火煎熬，忧思病死；甚且逾墙窥隙，贪淫犯法而不之顾。至于佛会之说，其恶尤著：科敛人财，聚集男女，阳为拜佛看经，暗里偷情坏法，伤风败俗，紊乱纲常，莫此为甚。其罪一也。天地生物，以滋养人群，若从释氏戒杀之说，则兽蹄鸟迹，充斥宇宙；鱼虫鳞甲，填满江河，人生又何赖焉？此尧舜之所焦劳而治者也。坐关实无罪之囚，讲经为聚物之藪。持戒者，是贪官污吏忏悔之私门；削发者，乃强暴奸顽避罪之活路。圣人为民立教，仕禄于朝，农耕于野，商趋于市，工习于艺，莫不尽心殚力以资国家之用。惟此缁秃，暖衣饱食，游手好闲，口诵弥陀，心藏荆棘，蠹国害民，又莫此为贪鄙万状，有如叩头乞食，剜肉点灯，屈膝桥栏，匍匐途路，沿门打坐，送渡求钱，此丧廉失耻，僧而乞丐，以求富者也；书符咒水，请圣参禅，惯分缘簿，善说因果，摇唇鼓舌，此僧而

第一回

幻术，以求富者也；谈禅说法，塑佛印经，建寺建庵，修桥砌路，此又假公营私，托善缘以济所欲者也。其罪二也。至于涉剑履危，梯山航海，贱入贵出，贸易开张，能思善算，以罔天下之利，此又僧而商贾者也；更若钻仓掘洞，鼠窃狗偷，据山掳掠，谋财害命，丧心肆恶，此则僧而贼盗者也；又若鬼主神谋，争田夺产，倚官托势，贿赂公行，争讼以求必胜，图谋以期必得，博奕赌钱，酗酒宿娼，逞无厌之欲，以为师徒衣钵计，此则僧而贪婪奸险，持诈力以敌天下者也。僧为世蠹，又莫此为甚。其罪三也。负此三大罪，重佛何为？臣素奉教于贤人君子，振纲肃纪，崇正辟邪，乃圣帝明王相沿之法，释教之谬，实所未闻。臣愚戆，冒渎天听，伏乞圣涵。”

魏主闻奏，微笑道：“朕闻相国所言，已洞见缁流之妄，但佛称三教之魁，何也？往往显灵护国，阐法济民，亦似有益于人世，相国不可不察也。”高欢道：“臣闻上古圣主御世，惟以仁义为重，君臣敦睦于上，人民亲爱于下，故熙皞之治成焉。彼时佛老不尚，何助国济民之有？世祖永平年间，专尚释氏，远近承风，无不佞佛，十数郡中，共有一万三千余寺。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荥阳，一路纵火，烧掠殆尽。佛苟有灵，何不显身救护，而使济民利国之身，化为灰烬？可笑世间愚夫愚妇，不辞跋涉艰难，远山烧香，邀福求祥。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渡海遭风涛之溺，捐躯丧命，悔恨无及。佛若有灵，又何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设以此二端，问彼愚人，彼必委之以数。夫既有一定之数，则事佛又何益焉？盖禅教易以感人者，生前谈果报之因，死后论地狱之苦。富贵而修行，必获来生禄寿；贫穷而敬佛，能消往昔冤

禅真逸史

愆。女可转男，祸堪为福。犹恐智士达人不尊其说，故谚云：‘谤经毁佛，必堕阿鼻’。立此危言，以愚心志，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可胜叹哉！固亦有英雄杰士，功成名遂，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寄迹禅林，游山云水。效子房之辟谷，仿通社之参禅，此明哲以保身，非实崇事于三乘也。陛下万民之主，社稷安危所系，正宜肃纲纪，正百官，承开顺民，创制立法，垂训百世，以为子孙不拔之业。岂可尊奉夷教，劳疲弊之民，靡费脂膏，构无益之寺乎？臣窃为陛下不取焉。”魏主大悦，道：“若非相国良言，几被众佞所误。烦卿传示诸臣，朕即缴旨，不复建寺矣。”高欢谢恩出朝。

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田有思、邬泮，削职为民，永不录用。朝野尽皆相庆，遍处播扬高丞相、林镇南有回天之力。因此，林时茂名扬四海，人人敬仰。止有高欢世子高澄，心下不足，暗成仇隙。

看官，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原来高澄为人狠毒，性如烈火，酒色财气，博弈游猎，无所不至。侍妾数十，稍不如意，辄致之死。家丁僮仆，打死无算。高欢每每教训，只是纵性不改。极好阿庚奉承，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投他府中，尽皆收用。这一班人狐假虎威，残虐百姓，远近人民，无不嗟怨。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材能，暗里不服，偏要灭他威风。

忽一日，正逢初夏天气，四月初旬，到处村乡田麦成熟。高澄带领一班棍徒，擎鹰逐犬，击鼓鸣锣，骑着高头骏马，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凡是高山峻岭，无不游遍。哄至一山，名“系舟山”，乃大禹治水时，曾系舟于此。山边有一石如环轴，故名舟嵬。满山树木，遍岭藤蔓，十分险峻。

但见：

巍巍万丈，叠叠千层。四围翠柏参天，遍岭苍松蔽日；翠柏上但见猿呼，苍松顶惟闻鹤唳。昏沌沌云封山岫，黑沉沉雾锁山峦。榛棘里虎狼逐队，草丛中狐兔成群。呜呜咽咽，山禽鸣古柏高枝；习习潇潇，岚气吐层岩幽壑。深林蔚秀，从教健翮飞腾；麓宽平，一任良驹驰骋。惊心处，无非水怪山妖；触目间，尽是闲花野草。只见潺潺飞瀑布，屈曲路峻峭：不闻鸡犬之声，罕见行人之迹。正是：攀藤附葛犹难上，涉险登危路怎行？

却说众人打猎赶上山顶，放鹰逐犬，正打围之间，见一只大白鹿，睡在草内。众人呐喊捕捉，那白鹿失惊跳起来，冲开人，径往山下奔走，真个是疾同鹰隼，快似流星。高澄喝众军士放箭，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连忙弯弓搭箭，觑亲射去，正中白鹿背上。这鹿带箭负疼，没魂的乱窜，一直赶到山下田畈里。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追得这鹿慌了，一味地乱滚，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约有一二十亩宽阔。众人哪里肯舍，不顾人田麦，呐喊围将拢来，钢叉、苦竹枪、长刀、大棍并力乱戳，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高澄即叫军士将索捆绑扛去，正要抬起，只见一人蓬头跣足，叫苦连天，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

这人是谁？原来此人姓齐名德，就是本村农夫。正在沙沟里簪蟹，邻近牧童报说此事，慌忙跑来看时，众人兀自未散。见了这景象，不觉心内火生，腮边泪落，捶胸跌脚，痛

哭道：“天呀！这几亩田麦，将已成熟，一家男女十余口性命，全赖此过活。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怎生是好？”高澄怒道：“汝是甚人，敢这等撒赖无状！军校们，着实打这厮！”众棍徒听得公子喝打，一齐动手，却如众虎攒羊，将这齐德打得皮开肉绽，面肿血流，横倒地上。高澄还嚷道：“将这厮锁了，送到县衙去！”此时，过往人众见齐德受亏，俱忿忿不平。奈是渤海王世子，何等势耀，谁敢向前？只得远远站立观望，互相唧哝道：“没天理！这时候雷公哪里去了？”

正在喧闹之间，只见林时茂骑一匹黄马，随着苍头，因往城外访友，打从系舟山前经过，见这伙人喧嚷，问苍头：“这是什么人在此厮哄？”苍头打一看时，复道：“高公子领着军士打一个村夫。”林时茂就下马来，见高澄礼毕，问：“公子为何打这村人？”高澄道：“林将军，你不知道，这狗才无状，不识尊卑，辱言秽骂。因此打这厮。”林时茂又问齐德道：“你这村人，为何不知上下，辱骂高爷？若送官司，罪责不小！”齐德大哭道：“老爷呀，你只看这些田麦就是了。”林时茂抬头看时，见满田麦子尽皆踹坏，惊道：“这却为何？”齐德道：“小人满家男女，全靠此田麦过活，被高爷带这伙不达事的军士，因捉鹿放马，将小人麦子尽情踹坏。如今麦已成空，又被痛打，不如就死也罢，不然，日后免不得做个饿死鬼也！”说罢号啕大哭。

林时茂听说，激得怒气冲天，嚷道：“高公子忒没分晓，他的田禾被你人马踏坏了，人若无粮，岂不饿死？他来哭诉，出乎不得已。你们知事的，就当赔偿安慰他才是，为何反打他这般模样？忍心害理，不体民情！”高澄骂道：“你这